

陶美人

旧光阴里的陶与人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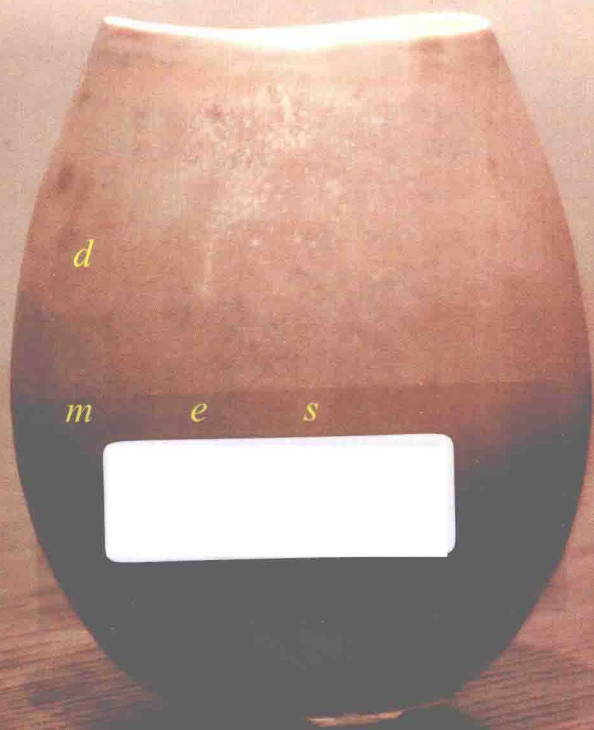
阎虎林 著

p o t t e r y

i n

o l d

t i m e s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陶美人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陶,从古至今,与人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,这种联系背后有着迷人的故事,犹如陈酿的美酒,犹如美食,令人沉醉难忘。陶,这种古朴的物件,在当下慢慢重回人们的视野,陶本身的美以及背后的故事,吸引着更多开始慢下来享受生活的人。

《陶美人》讲述旧光阴中的陶与人情,古朴而迷人,有烟火味,值得慢慢品鉴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: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陶美人 / 阎虎林 著. — 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302-41034-8

I. ①陶… II. ①阎… III. ①陶器—文化史—中国
IV. ①K876.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9256号

责任编辑: 姜志敏

装帧设计: 徐金兰

责任校对: 王荣静

责任印制: 宋 林

出版发行: 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: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: 100084

社 总 机: 010-62770175

邮 购: 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: 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: 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: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48mm×210mm 印 张: 7 字 数: 123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元

产品编号: 060720-01

光芒从何处而来

现在想来，虎林的这本书，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，是两种惊奇和一种亲切。虎林的书是散文，不像小说那样死抱着故事不放，但是扩伸开整本书空间的，却是几次颇具惊奇色彩的故事。相对于这本书，这些惊奇是故事，亦是真实的叙述。虎林写这本书时，手里抓着的東西很多，本来是写“我”，但写着写着，就写到了故事中。写故事不好吗？不，他这样一写，就让散文这种易于散漫的文本有了精气神，并有力地鼓胀起来，让我一路读下来，觉得读的不是常见散文的气韵，而是硌人的石头，或尖利的刀锋。我将此视之为对散文的突破，亦是虎林独特经历对他写作的自然引领。独特经历是什么呢？《福乐智慧》中有这样一句：“我看见了，我经历了，于是我写了书。”这句话用于印证虎林的状态，比较恰当。

好了，还是说虎林的这本书中，与古代陶罐有关的两次惊奇吧。
第一次惊奇如下：

“身体瘦削但身手敏捷的父亲说着话，人已经出了院门，不多一会儿时间，他已提着两个灰陶罐放在了院子里。

这是两个很普通的灰陶罐，父亲找到扫帚，打扫了一下上面的尘土。凭我掌握的一点点浅显的常识，我判断这可能是两只汉代的灰陶罐，这可是和刘邦、刘秀、李广等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同一时代的呀！历史仿佛就是昨天，真实得近乎一种梦幻，让我有点恍惚。”（《古老的陶》）

可以看出，虎林探宝的心理昭然若揭，长时间心中装的皆为宝物的影子，心也变得迫切和焦躁起来。在这个时代，还有什么能比得上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，你身边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宝物，但你却浑然不知而让人惊讶和欣喜呢？惊讶过后，谁都会欣喜，甚至欣喜若狂，历史从远处仿佛一下子就到了昨天，然后等了等，就到了你面前！两个很普通的灰陶罐，用最简单的方式，也毫无神秘感的就出现在了虎林面前。那一刻很真实，真实得近乎一种梦幻，让虎林有点恍惚。不梦幻不恍惚才怪呢？连读者读到这里恐怕也会疑惑，那么随便就出来了两只汉代的陶罐，虎林家住在什么样的宝地啊？

往下读，虎林的故事仍是惊奇，但却变得平静了很多。

但是虎林的故事却回到了人，他从“我”出发，最后到达了“我们”，不像很多作家，从“我”出发，最后到达的还是“我”。虎林的故事到达了“我们”后，就有了更加亲切和慰藉的呈现。这是另一种惊奇：

“他看到水冲过的地方，露出了一些陶片，便用手抠了出来。只见陶片是红色的，上面还有许多精美的花纹图案。他也不知是什么东西，就是觉得很好看，便拣了几片带回了家。以后每逢下雨天后，他总能找到一些陶片。老汉不知道这些陶片到底有什么用处，但觉得丢掉了实在可惜，便放在了一个纸箱子里，这样竟然收拾了几大箱子。老婆骂他说人家都把值钱的东西往家里拿，你却拣一些烂瓦烂罐带回家有啥用，这东西不能吃又不能喝，放在家里除了占地方，还能顶啥用场？老汉听了也不吭声，你说你的，我拣我的。

有一回，他碰到了一位中学的语文老师，便说了自己拣陶片的事情，语文老师让他拿几片看看，他便回家选不同图案的拿了几片让语文老师看。语文老师懂一点这方面的知识，说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的东西，让他收拾好不要扔掉，他听了很高兴，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”（《牧羊人的梦》）

同在土地里刨食活命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便让人觉得，人

命运之偶然和事情之突然，永远都在你的想象之外。这个世界太大了，永远会超出人的想象。这一点，在西北偏西的乡村也不例外。

牧羊人本应好好牧羊，但他的眼睛闲了，便到处乱看，这一看便看见了让他惊奇的东西。小人物身上也会发生惊天动地的事情，就看你能不能碰上。在虎林的这本书里，他总是写意外，一件件宝物出现时是意外，人本来都是底层农民，在意外机遇中与宝贝撞怀，也是意外。意外的事情，让农民的身份骤然发出命运突变的光芒。这个世界太大，也太离奇，有多少非合乎情理的事情，都装得下，都会使其变得合乎情理。

为此，虎林写得小心翼翼。写到苹果时，因为苹果曾让他伤心，多写了几笔苹果和与有关苹果有关的事情，但他很快便惶惑，赶紧补上一句，他本无意于写苹果，而应该赶紧写宝物出土，以及人的眼睛被光芒照亮的一刻。他这本书的背景是乡村，同时他又对乡亲们抱着极大的悲悯怜痛之心，所以他总是要让他们变化，变得让你看着文章，为他们高兴。

所以，虎林的笔在书的前半部分写到人时总是一滑，便又进入了宝物出场的故事里了。

再往下读，虎林展开的是稠密的乡村场景，与前面的惊奇不同，

已经是亲切了。但凡有过乡村生活的人，都可以从他缓慢叙述的细节中，看见熟知的经历。在这里，虎林自己的生活，家人的遭遇，乡亲们的事情，都犹如让人难受的酷热夜晚，不时从胸中传出急躁的声响。这时候，虎林像是站在远处，凝视着村庄。他凝视着村庄里的什么呢？他听到牛羊的叫声，看见地里忙忙碌碌的农人。这时候他不再关心宝物出场，他像是从无数农人中辨认着自己，然后沉重地在村庄旁走动，或站在一个土堆上向远处凝望。

看看这些章节的名字：让人心生敬畏的香炉，孝子盆，点亮千年黑夜的陶灯，乡村爱情，瓮声瓮气，戏说家畜家禽，舌尖上的陶罐，乡邻，废弃的瓦窑，魂兮归来，陶罐里的宝藏，等等。再读一读，便知道虎林要写的是朴素农人寻“土地之宝”的事情了：

“这只作为送饭工具在我家和地头经常往来的陶罐，这只在我们家中最重要的物件，后来在我一次去山泉里打水的时候，脚底下不慎一滑，陶罐骨碌碌地从山坡上滚了下去，我也从山坡上连滚带爬地追上它时，陶罐已经变成十几片陶片了。

我嚎啕大哭起来，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传出了很远很远，我希望父亲能听见我的哭声，他就不会抡起巴掌了；我也希望母亲听见我的哭声，她就不会再骂我了。

但是父亲没有听见我的哭声，母亲也没有听见我的哭声。当我

把那些破碎的陶片用衣裳包起来拿回家去，绽开在炕上时，母亲长吧了一声，说了一句‘瓦罐不离井上破呀！’便不再言语了。我知道，她其实在心里也是很惋惜的，毕竟这是我们家的物件中，和我们一家最为亲近的陶罐了。”（《二人罐子》）

在书中，我看到了虎林的“生活”。我与虎林有过相似的经历，少年时，我们均因为喜欢文学，曾同样迷茫，同样向往。那是一种在极度压抑下又极度狂热的喜欢。我们所处的环境，其实并不容许我们抱有理想，但是事情有时候有反作用力，当你的想象和精神寄托并没有彻底泯灭，你会在内心悄悄藏着它，让它在并不充足的阳光里生长。所以，看到虎林这样的文字，便颇有同感，亦觉得稔熟：

“正好那天《飞天》杂志社给我寄了一封退稿信，上面用铅笔写着‘诗思尚稚嫩，望多努力’，没有署名，我不知道是谁写的，但我很激动。虽然是退稿，但却使我好像看到了希望和曙光了。在农村，能写东西投稿的纯属凤毛麟角，不要说发表了，退稿都是一件很荣光的事情。”（《乡村爱情》）

现在，我在新疆给虎林的这本书写序。其实这篇序早就应该写好，但我却一直无从下手，总觉得写虎林就是写我，因为我们少年时期的经历太过于相似。这可不好，虎林身上有他深刻的生活烙印，我理应写他与这本书的关系，写一个真实的虎林才对。其实，于虎

林而言，很多年已经过去，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有很多事情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为何会变化，谁也说不清楚。

其实，虎林笔下的乡村之痛，人之痛，读来更感人。

对虎林《陶美人》一书的三种感触，如上。

书中的人和事，无论与宝物有关或无关，于虎林而言都是认知。至此，虎林对自己的生命回望已悄然开始。

是为序。

王 族

2015年3月于乌鲁木齐

目 录

古老的陶	1
在苹果园里做着有关陶罐的梦	13
牧羊人的梦	26
二人罐子	38
陶美人	47
点亮千年黑夜的陶灯	60
乡村爱情	70
饥饿的瓮	84
戏说家畜家禽	96
美食与陶	112
乡 邻	123
废弃的瓦窑	135
招 魂	153
陶罐里的宝	162
古陶与大地湾	178
桃花源	189
后 记	212

古老的陶

父亲给我拿来了一个小小的陶罐，大约有十公分高，敞口，细肩、鼓腹，腹部还有数道细纹， he 说是给我当笔筒用的。为了好看，父亲还用绿油漆在陶罐外面刷了两遍。这只陶罐在我的桌子上一直放着，尽管它穿上了漂亮的外衣，但我还是嫌其形状丑陋，没有对它高看一眼，也一直没有重用过它，办公室的烟鬼曾经一度用它作过烟灰缸，我也没有表示反对，后来我在里面放了几支无关紧要的笔，才使它有了一点用武之地。

这只陶罐就这样默默无闻地陪伴着我，我以为这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陶罐。有一天一位喜欢收藏的朋友来访，他看到我桌子上的陶罐之后，拿起来看了看说，这是一只宋代的陶罐，可惜上面涂了油漆。

宋代的陶罐？这只貌不惊人的陶罐竟然来自于遥远的宋代？我拿起陶罐观看了半天，也没有看出什么门道，我尝试着用汽油浸泡，看能不能洗掉那层油漆，可惜费了好大的周折也无济于事，但从此我对这只穿越了千年时光的陶罐有了一种深深的敬意。

那天我从谋生的小城回到乡下的老家看望父母，我的媳妇也和我一起到家，碰到乡亲们热情地打着招呼：你妇人也回来了呀！在我们当地，把女人都称呼为妇人。我和我的“妇人”相视一笑，突然间，“妇人”这一称呼犹如闪电一样划破了我的思维空间，“妇人”这一称呼不是宋代人的称呼吗？我对这小小的乡村，多年居住过的乡村，这些土头土脑的陶罐顿时产生了深深的兴趣。

父亲“吧嗒、吧嗒”地抽着羊拐子做成的水烟锅，一缕缕青烟不断从水烟锅里冒出来，缠绕在他的周围。这烟味呛得我嗓子发痒，但父亲似乎很享受这种氛围。甘肃产的水烟在历史上就很有名气，在旧社会一直是脚夫们背驮的重要物品。对于抽烟的人来说，一顿饭可以不吃，但一锅烟却是非抽不可。烟雾弥漫在父亲的身边，让我很难看清他的面容。

我等着那浓浓的烟雾从父亲面前慢慢地散去，那张岁月的风刀刻满皱纹的脸和花白的头发才渐渐地露出来。父亲在鞋底上磕掉了水烟锅里的灰烬，收起了水烟锅，我才打破了沉默，问他送我的那

只陶罐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。

捡的呀！山坡上有时能碰上。父亲漫不经心地说道。

捡的？我不大相信似的脱口反问了一句。

那都是挖古墓的人丢下的，这东西不值钱，没人要。

那还能捡到吗？

这要碰运气，有时有，有时没有，哪儿有那么多东西呢。

现在还能找两个吗？

你不是嫌这不好看，不爱这东西吗？

原来不喜欢，现在了解了，这是地方上的历史。

噢，那我给你寻一下，好多人家里都用这些罐罐栽花花草草呢，你要是想要的话我给你寻去。

身体瘦削但身手敏捷的父亲说着话，人已经出了院门，不多一会儿时间，他已提着两个灰陶罐放在了院子里。

这是两个很普通的灰陶罐，父亲找到扫帚，打扫了一下上面的尘土。凭我掌握的一点点浅显的常识，我判断这可能是两只汉代的灰陶罐，这可是和刘邦、刘秀、李广等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同一时代的物件啊！历史仿佛就是昨天，真实得近乎是一种梦幻，让我有点恍惚。

我们这穷乡僻壤，没有矿产、没有特产，只有难产。但历史上，

在秦王朝、汉朝、三国、唐朝、宋朝、清朝，此地都爆发过战争，那些显赫的人物并没有给这里留下金银财宝，只有一些有历史研究价值但并无多少经济价值的坛坛罐罐，所以乡亲们对此不屑一顾，只是觉得用来养花还有点用处。有些长颈细口的罐罐，还用锯子锯掉上面的一部分，下面的大肚子就用来栽花种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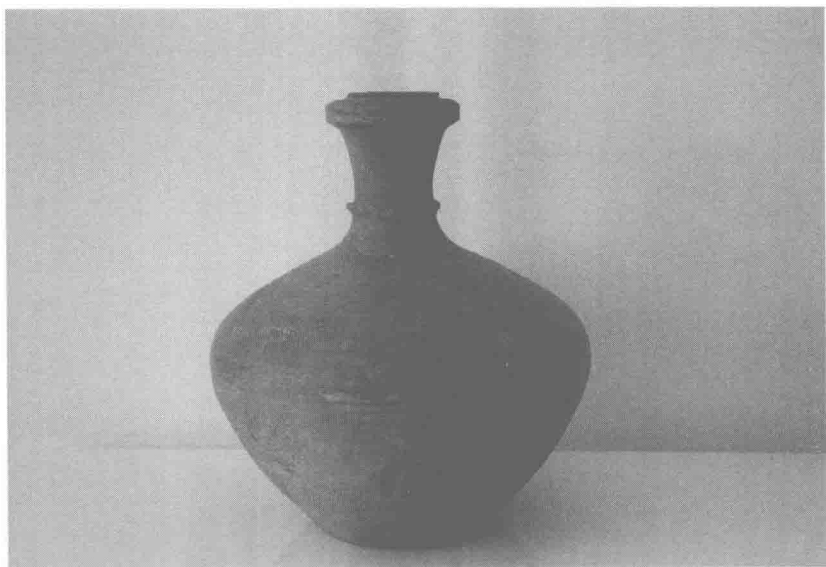
你说这能怨谁呢？

在乡村，实用性远远要比一切都重要。

在乡村，所有的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中，论使用广泛、实用性强、传承久，非陶器莫属，除此之外，还能找出什么能与之相比呢？

在八千年前，人类就开始使用陶器；在八千年后的今天，陶器仍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，尤其在乡村，陶器的使用十分广泛。

我的“妇人”把一只陶盆端出来放在了院子里，在里面倒满了清清的井水。她准备为全家“滴面鱼”。“滴面鱼”所用的工具也是陶瓦的，名叫漏马勺，它的形状和平时舀水用的马勺一样，只不过在上面增加了一些豌豆大的小孔。“面鱼”是农村人最喜欢吃的一种食物，是用苞谷面做成的。其具体做法是先把水烧开，然后左手抓起一把苞谷面，轻轻地搓动手指，苞谷面便从指缝里均匀的撒下来，左手一边撒，右手一边用筷子不住地搅动，等到锅里的水变成稠稠的糝饭了，再倒上凉水，把糝饭舀进漏马勺，用勺子轻轻地



素朴的陶，在千年的时光里，不动声色。



乡村的树。